

中国产生了中国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 建党伟业

青少年版

金达芾◎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教育出版社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 建党伟业

青少年版

金达芾◎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教育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建党伟业 (青少年版) / 金达芾著. — 南京 :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11. 4

ISBN 978-7-5499-0512-6

I. ①建… II. ①金… III. ①儿童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8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34037 号

书 名 建党伟业(青少年版)  
作 者 金达芾  
责任编辑 严明璠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教育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网 址 <http://www.1088.com.cn>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厂 址 扬州市蜀岗西路9号(邮编 225008)  
电 话 0514-85868855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3  
字 数 153 000  
版 次 2011年4月第1版  
2011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99-0512-6  
定 价 22.80 元  
批发电话 025 - 83657791, 83658558, 83658511  
邮购电话 025 - 85400774, 8008289797  
短信咨询 025 - 85420909  
E - mail [jsep@vip.163.com](mailto:jsep@vip.163.com)  
盗版举报 025 - 83658551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提供盗版线索者给予重奖

第一章

**一线阳光穿云出**

“德先生”与“赛先生” /002

铁肩担道义 /011

普罗米修斯之火 /021

一代青年当努力 /029

第二章

**大江歌罢掉头东**

男儿努力，蔚为万夫雄 /040

何不带吴钩 /048

路漫漫其修远兮 /058

求法度重洋 /067

面壁十年图破壁 /075

建党伟业·青少年版

JIAN DANG WEI YE

## 目录

### 第三章

##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我的 1919！ /086

“五四”精魂 /094

问题与主义 /103

潇湘急流 /111

### 第四章

## 敢叫日月换新天

风云初际会 /122

星火成燎原 /128

挥手从兹去 /136

霹雳一声雷 /144

湖上定乾坤 /152

第五章

**长缨在手，何日缚苍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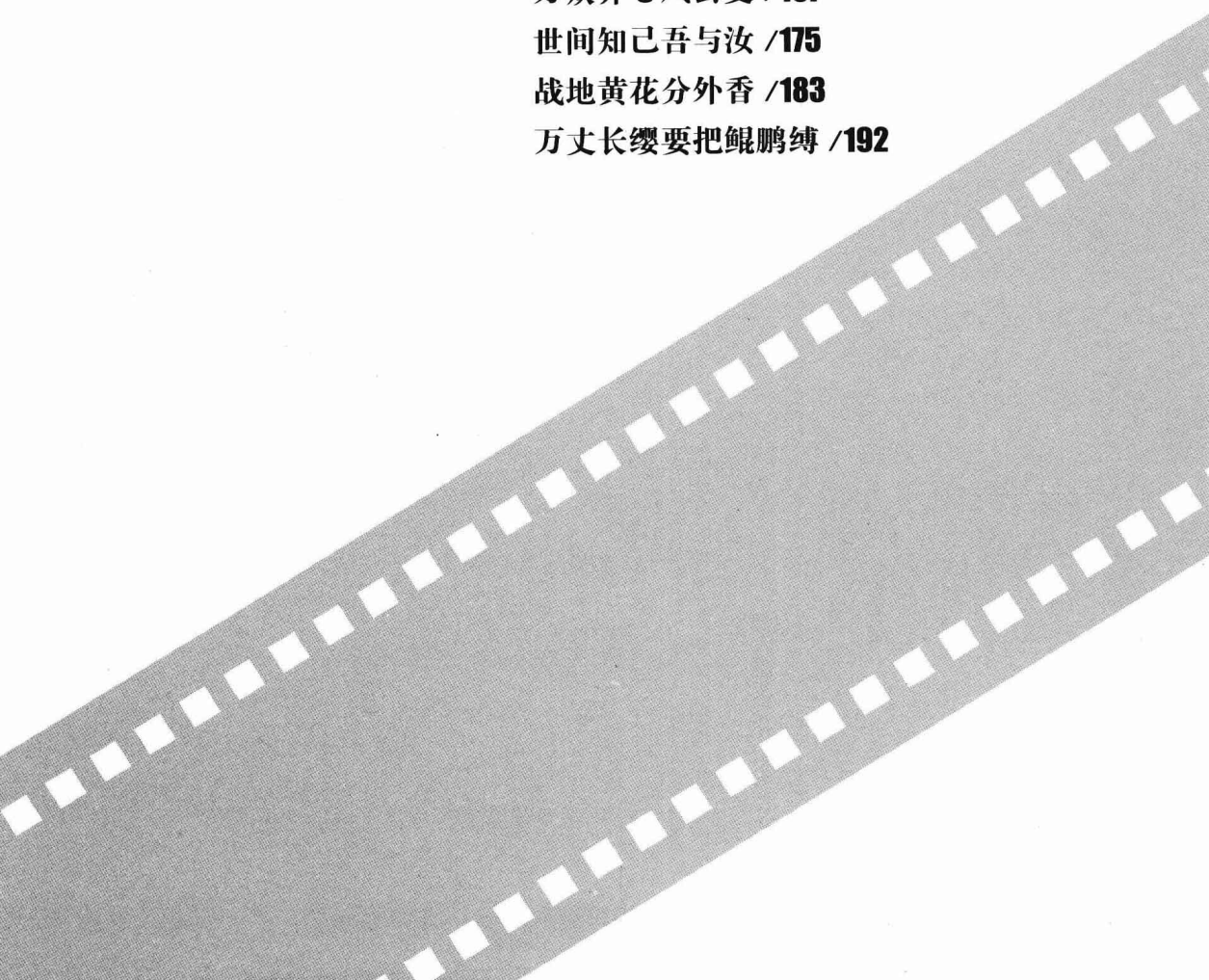
唤起工农千百万 /160

万众齐心风云变 /167

世间知己吾与汝 /175

战地黄花分外香 /183

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 /192



## 第一章

# 一线阳光穿出云

1913年3月，上海——

一列火车缓缓地驶进站台，汽笛声、叫卖声、嘈杂的人声充斥了整个站台，熙熙攘攘的人流争先恐后地向列车涌过去，生怕别人抢先上了车。

“砰！”

一声闷响破空，沸腾的人群立刻呆住，几秒钟时间，死一般的沉寂，之后人们开始尖叫着四散奔逃。人群散开，只见一个衣着考究的中年人倒在血泊里……

他，就是宋教仁。

上海车站的这一声枪响，证明了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设想在中国彻底破灭。随着这一声枪响，袁世凯加快了背叛革命、复辟帝制的步伐。随之而来的反袁斗争，将苦难深重的神州大地再一次带回了兵火连天的岁月。

中国，这个沉睡的东方古国，究竟路在何方？没有人知道答案，仿佛有一块浓厚的乌云笼罩在华夏大地之上，让人看不清前途。然而，此时的国人尚不会料到，遥远的西边，在那个叫圣彼得堡的地方，将有一声炮响，把中国上空的这一块浓密的乌云打出一条裂缝，让阳光再次降临这片古老的大地。

一线阳光穿云出

大江歌罢掉头东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敢叫日月换新天

长缨在手，何日缚苍龙

## 壹

## 『德先生』与『赛先生』

## (一)

1914年，日本——

11月的天气，在岛国日本已经是寒意深重了，街上没有什么人。一幢小楼独自亮着灯，里面住的是一位大学者，他就是后来响彻整个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陈独秀。此时的陈独秀已经是名动一时。不管是在故乡安徽，还是上海，提到陈独秀，大家都会尊称一句“陈先生”。

一间不大的斗室，透着阵阵寒意，伏案奋笔疾书的陈独秀停下笔，披上一件外衣，默默地走到窗前，推开窗户，外面的寒气一下子涌进来，冲淡了屋里略有些浑浊的空气。凭栏远眺，往事一幕幕浮上了陈独秀心头：

十几年前，22岁的自己怀着救国的梦想东渡扶桑，研究日本强盛之原因，特别是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这一次留学，让年轻的陈独秀眼界大大开阔，思想为之一振。那时自己风华正茂，参加了留日学生中最早的革命团体“青年会”，凭着少年人的血气方刚，自己剪了作风卑劣的学监的辫子，多么痛快淋漓。而这一痛快换来的，就是被遣送回国。

回国后，自己组织集会、演讲，成立“安徽爱国会”。又与章士钊等合办《国民日日报》，鼓吹“排满革命”。紧接着自己提着一个包袱、一把伞就回到了芜湖，办起了《安徽俗话报》，用通俗的文字启发民智。最值得自



陈独秀



一线阳光穿云出

大江歌罢掉头东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敢叫日月换新天

长缨在手，何日缚苍龙

豪的还是游访“淮上豪杰”，发起组织“岳王会”，秘密培训志同道合的革命之士，真有一派投笔从戎的豪情。

这几件事，桩桩件件都那么漂亮，但也着实被政府所痛恨。这几年东奔西跑的日子，虽然攒下了一些虚名，让人家都知道了咱陈独秀这么个青年才俊，可是咱做这么多事，有几件真的发挥了作用呢？国家存亡在前，一点浮名，又算得了什么。这次再次东渡来到日本，为的是帮章士钊办杂志。办杂志为了什么？要振聋发聩，对，一定要振聋发聩啊！不能再写以前那样温文尔雅的文章了。这篇文章，一定要如平地惊雷，震动中国。

想到这里，陈独秀刚才的倦意被驱散得干干净净，一股豪情涌上心头，不觉文思泉涌。他赶忙提起笔，在纸上刷刷刷地写道：

**人民何故必建设国家，其目的在保障权利，共谋幸福，斯为成立国家之精神……吾国伊古以来，号为建设国家者，凡数十次，皆未尝为吾人谋福利，且为戕害吾人福利之蠹贼……若而国家实无立国之必要，更无爱国之可言。过昵感情，侈言爱国，而其智识首不足理解国家为何物者，其爱之也愈殷，其愚也益甚……**

洋洋数千言，文不加点，挥笔写就。是啊，这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曾有过真正的国家吗？所谓国家，不过是帝王将相拿来谋私利、祸害人民的工具，这样的国家值得我们去爱吗？好不容易盼来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袁世凯这个窃国大盗又滥用国家威权，进行种种卖国害民的罪恶活动。这样的国家，有还不如没有！

写到这里，陈独秀脸上浮现出一丝微笑。他很久没有写出这么痛快淋漓的文章了，明天就发出去，对，一定要明天就发，让袁世凯和他的走狗们听听这堂堂之音，要听得他们觉得害怕，觉得发颤才好！

## (二)

“这像什么话！真是无知小辈，狂妄至极！”

“简直是大言欺世，甘愿亡国之辈，还好意思在这里大放厥词！”

新一期的《甲寅》杂志出版了，陈独秀的这一篇《爱国心与自觉心》迅速成为了街谈巷议的热点。招致几乎举国上下的一致批评，甚至怒骂。

“陈先生，有你的信。”

陈独秀接过邮差送来的信，撕开封条，展开信纸读了起来。这是一封读者来信，这位读者看了陈独秀发表在《甲寅》杂志上的那篇文章，感觉无比气愤，就给作者写来了这封信。陈独秀一字一句地读着，这已经不是第一封愤怒的读者来信了，“不知爱国，宁复为人，何物狂徒，放为是论”的观点，也早就不是第一次看到了。

这一点是陈独秀早就想到了的，这篇文章如此犀利，没有批评反倒是不正常。批评没有什么不好，反而会促使更多人去读，更多人去思考。想到这里，陈独秀微微一笑，把信收起来，放到一边，继续自己的工作。

“仲甫兄，近来批评你的声音很多啊！”章士钊不无担心地告诫陈独秀。

“外界的批评，我向来是不惧的。我早就说过嘛，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会改观。在这之前，别人要说什么，让他们说去好了。”



一线阳光穿云出

大江歌罢掉头东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敢叫日月换新天

长缨在手，何日缚苍龙

“这么大的中国，有几个人能懂我陈独秀呢？”他不禁这样问自己。

这么多年的救亡图存，为什么总是不见效？看来关键还在国民。几千年了，国民在孔教和宗法制度的毒害下，变得越来越愚昧和落后。中国的出路首先不在于政治制度的改革，而在于文化的转换，实现国民性的改造。改造国民性，说着容易，做起来难，几千年的老东西，不是说打破就能打破的。这次不过发了这么一篇文章，就招来这么多的是非，要是真的向旧文化宣战，还指不定闹出多大的风波呢。

一定要在国内掀起大波澜，这样才能吸引志同道合的力量，一起来改造我们的国民。陈独秀暗暗地下了这个决心。至于方法，他早就想好了——办杂志，办自己的杂志。日本是不能再待下去了，既然下了决心，就要回到中国，去放开手脚大干一场。躲在海外，偷偷摸摸地搞，这样声势怎么会壮大？

怀着开办杂志，唤醒国民的一腔壮志，陈独秀回到了祖国，而他这一次选择的落脚地，是中国最繁华的大都市——上海。

20世纪初的上海滩，是堪比纽约、巴黎的世界上最繁荣的城市之一。十里洋场的灯红酒绿为这个“国际大都会”蒙上了一层浪漫的面纱。这个被称做“冒险家的乐园”的城市，见证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腐朽和罪恶：在闪烁的霓虹灯光下面，是每天都在饥饿中挣扎的贫民，是被资本家榨干最后一滴血汗的劳工的悲惨命运。

但不可否认的是，上海的畸形繁华，却带来了文化和思想的活跃。比起被北洋政府高压统治着的北京，这里的空气已经是相当的自由了。各种新思想都是从这里进入中国，然后被推广到全国各地的，而这一点，也是



一线阳光穿出

大江歌罢掉头东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敢叫日月换新天

长缨在手，何日缚苍龙

陈独秀选择这里作为杂志创刊地的最主要原因。

回到上海的陈独秀，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志同道合的撰稿人。在大上海，卖弄文墨的笔杆子到处都有，而思想进步、文笔犀利的撰稿人却不好找。陈独秀最先想到了昔日共同留日的同窗高一涵，在向他透露了这个想法后，两人一拍即合，决定联手开拓新事业。两人分头行动，通过自己的地域人际网，联络了汪叔潜、陈赅加入了创作队伍，这样，杂志的班底总算建立起来了。

新杂志的准备工作忙碌而有序地展开了，杂志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出版。在那个年代，要在北洋政府的眼皮子底下出版这么一本被当局看来有点“反动”的刊物，的确是个大难题。陈独秀想到了另一位老乡——亚东图书馆的汪孟邹。汪孟邹曾帮助陈独秀出版《安徽俗话报》，算是“老战友”了。可是，财力微薄的亚东实在有心无力，他们维持着《甲寅》杂志的出版已经是惨淡经营，要再增出一本杂志便过于吃紧了。但是交情摆在那儿，陈独秀要出杂志，汪孟邹没理由不支持，于是他把陈独秀介绍给了群益书社的陈子沛、陈子寿兄弟。经过反复协商，终于商定由群益书社出版这本杂志，每月一本，每期支出200圆。最初发行量为1000份。

出版商落实了，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本新杂志要叫一个什么样的名字好呢？一定要突出这本杂志一新国民精神的创刊意图，要有锐气，要有革新精神。这一点是颇费踌躇的，陈独秀想了好几个名字都不合意。

突然，一道灵光划过陈独秀的脑海，在这个死气沉沉的国度，谁最有朝气？青年。谁最具有进步要求？还是青年。欲新一国之思想，必先自新一国之青年开始不可。这一本新的杂志何不叫做《青年》呢？这个名字好，充满了朝气与希望，象征着永恒不竭的激情与力量。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一线阳光穿云出

大江歌罢掉头东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敢叫日月换新天

长缨在手，何日缚苍龙

杂志的名字敲定了，万事俱备。这个年近不惑的中年汉子脸上，露出了一丝平日不容易见到的笑容。

### （三）

陈独秀默默地坐在书桌前，内心却有一股激流在涌动。办杂志、启民智，在他陈独秀，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他为什么还是那么激动呢？因为这次不一样了，这次的杂志，是写给青年看的，写给全中国最有朝气、最有希望的一群人看的。之前的失败经验使他明白，在深受旧礼教、旧文化毒害的中国大地上，要启发民智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要完成这么一件事，必须依靠青年，因为他们受旧文化的毒害最浅，最容易接受新事物。

陈独秀正在酝酿一篇振聋发聩的文章，这篇文章将作为即将发行的《青年》杂志的第一篇宣言书。而即将横空出世的这本杂志，必须要像一声惊雷，炸醒这万马齐喑、浑浑噩噩的旧中国。

想到这里，平素一贯文思泉涌，下笔有神的陈独秀激动得有些难以落笔——这篇文章肩负的使命太重大了，下笔一定不能草草。该如何开头呢？陈独秀不禁有点踌躇。对了，既然是写给青年们看的，那为什么不从青年开始写起呢？

于是陈独秀用他清秀的字迹在雪白的书写纸上重重地写下了四个大字：敬告青年。

1915年9月15日，第一期的《青年》杂志在上海如期发行了。而陈独秀的那篇《敬告青年》被广大读者争相传阅，一时间洛阳纸贵。正如陈



一线阳光穿云出

大江歌罢掉头东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敢叫日月换新天

长缨在手，何日缚苍龙

建党伟业·少年版

JIAN DANG WEI YE

独秀所期待的那样，全国各地的青年读者纷纷被这一份新杂志所带来的新思想震撼了。

在这本杂志里，他们认识了“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和“科学”。对长期尊孔读经的中国知识界来说，这无异于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青年们纷纷谈论着陈独秀提出的“自由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这六条要求。本来在旧世界、旧文化中迷茫地探索着中国前途和命运的青年们，仿佛看到了自己应该前进的方向，见到了前方道路上的光明。

中国的青年们集体沸腾了。

这群沸腾的青年中，有一位来自湖南。他每天除上课、阅报以外，看书，看《青年》杂志；谈话，谈《青年》杂志；思考，也思考《青年》杂志上所提出的问题。就是这个青年，因为受到了《青年》杂志鼓舞，而走上了救中国的道路。这个青年的名字，在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多少人知道，他，就是毛泽东。

怀着宏伟梦想的青年毛泽东，在读了《青年》杂志之后，本来就激扬的理想更迸发出了火一般的热情。他对他的同窗好友说道：“冲决一切现象之罗网，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可比拟。”

第一期《青年》杂志出版后，如潮的好评给了陈独秀等人巨大的信心。然而正当他们准备出版第二期杂志的时候，却收到了出版社的通知，由于



一线阳光穿云出

大江歌罢掉头东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敢叫日月换新天

长缨在手，何日缚苍龙

担心与《上海青年》周刊出现版权上的纷争，出版社希望把杂志的名字改一改。尽管陈独秀很不愿意，但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还是决定从第二期开始将杂志的名称从《青年》杂志正式变为《新青年》。

虽然出现了一点不太愉快的小插曲，但是杂志社同仁的热情却一点也没有受到影响。随着杂志声誉越来越高，影响越来越大，更多的进步人士参与到为杂志撰稿的行列中来。正所谓众人拾柴火焰高，《新青年》成为国内宣传民主与科学的第一大阵地。通过这一本小小的杂志，国外的先进思想被源源不断地介绍到国内，一股新的思潮正在默默酝酿。

1916年冬天，陈独秀和汪孟邹坐着北上的列车到北京出差。二人在北京的下处，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蔡先生，您又来得这么早啊？真不巧，陈先生还没有起床。”陈独秀的茶房对这位客人说道。

“不碍的，不碍的。您给我搬张凳子，我坐在这里等。”客人答道。

不一会儿，茶房搬出一张凳子，让中年客人坐下。这时候，汪孟邹从里间走出来，看见客人一个人坐在凳子上，赶忙迎上前来。

“元培兄，您来了怎么也不让茶房过来说一声。仲甫也是，这么晚了还不起来。您今天来还是为了让他出任北大文科学长的事儿？”



《新青年》杂志封面

一线阳光穿云出

大江歌罢掉头东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敢叫日月换新天

长缨在手，何日缚苍龙

“是啊，说了这么多次了，仲甫就是不答应。说忙着办杂志，没时间。依我看，杂志可以带到学校里来办嘛，两边都方便。”

这位说话的客人，就是当时刚刚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先生。名满天下的蔡元培屈尊枉驾再三来请比自己小了12岁的陈独秀出任北大的文科学长，这让旁人看在眼里，更觉得这陈独秀是个奇人。

在蔡元培的再三邀约之下，陈独秀终于被这位儒雅长者的拳拳盛意所感动，决定出任北大文科学长一职，而被他视为事业与生命的《新青年》也因此由上海迁到了北京。《新青年》迁入北大后，胡适、李大钊、刘半农、钱玄同、鲁迅、周作人、吴虞等大批知识分子纷纷会聚北大，《新青年》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了。北大与《新青年》的结合，成为《新青年》杂志历史上的重大转折，也成为促成整个新文化运动乃至“五四”运动发生的关键事件。

此时此刻的中国文化界，一场新的风暴很快就要来临了。



蔡元培





一线阳光穿云出

大江歌罢掉头东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敢叫日月换新天

长缨在手，何日缚苍龙

## 贰

### 铁肩担道义

#### (一)

“听说天皇要和德国开战了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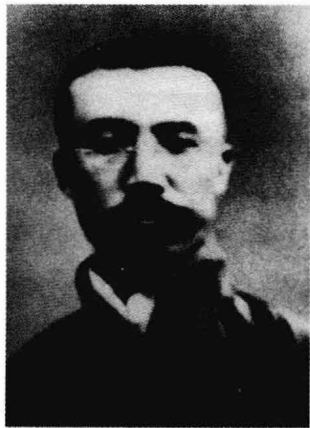
“是啊，我也听说了。大钊君，你听说了吗？听说战场就是你们中国的青岛啊，我们日本要帮你们把青岛从德国手里夺回来呢。”

“什么帮我们把青岛抢回来！你们日本和德国一样，不过是想要独霸中国而已，难道不是吗？”

面对日本同学的议论，青年李大钊感到既愤慨又无奈。明明是帝国主义之间争权夺利的战争，却要在中国的土地上开打。自己那多灾多难的祖国，已经沦为列强砧板上的鱼肉，谁的拳头硬，谁就能多分一块儿，中国人自己做不了主。

虽然在日本，同学和教授都没有对他这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表现出歧视和傲慢，但李大钊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在这时却让他倍感煎熬。中国，路在何方？辛亥革命的一声炮响，原以为能够救中国于水火，自己也为宣传民主、宣传共和奔走呼喊，以为这是中国命运的转折。可是袁世凯倒行逆施，立宪派侈谈政体，枉顾民生，而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议会在袁世凯和革命党人之间两头受气，民主共和名存实亡，看来这条路实在是走不通了。

正在李大钊对中国的未来感到彷徨和迷惑之



李大钊